

明史纪实小说系列
正德皇帝全传 第一部

官府风云

正德元年正月
—正德四年四月

「香港」廖心一著

现代出版社





责任编辑 刘宝明 封面设计 李芸

ISBN 7-80028-428-X



9 787800 284281 >

书号：ISBN7-80028-428-X/I · 084
定价：68.00 元（共四册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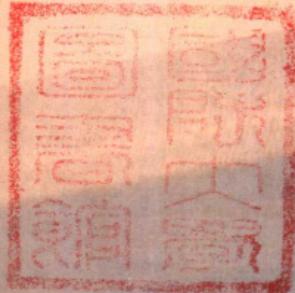
国防大学 2 086 1503 3

明史纪实小说系列

官府风云

正德皇帝全传 第一部

正德元年正月——正德四年四月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正德皇帝全传/廖心一著. -北京:现代出版社,1998.1

(明史纪实小说系列)

ISBN 7-80028-428-X

I. 正… II. 廖… III. 长篇小说;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6726 号

宫府风云

正德皇帝全传(明史纪实小说系列)第一部

著 作:[香港]廖心一

责任编辑:刘宝明

封面设计:李芸

出版发行:现代出版社(北京安外安华里 504 号,邮编:100011)

印 刷: 北京通县宏飞印刷厂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 52.5 印张

版 次: 1998 年 1 月第一版. 199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 1—10000

书 号: ISBN7-80028-428-X/I·084

价: 68.00 元(共四册)

明帝世系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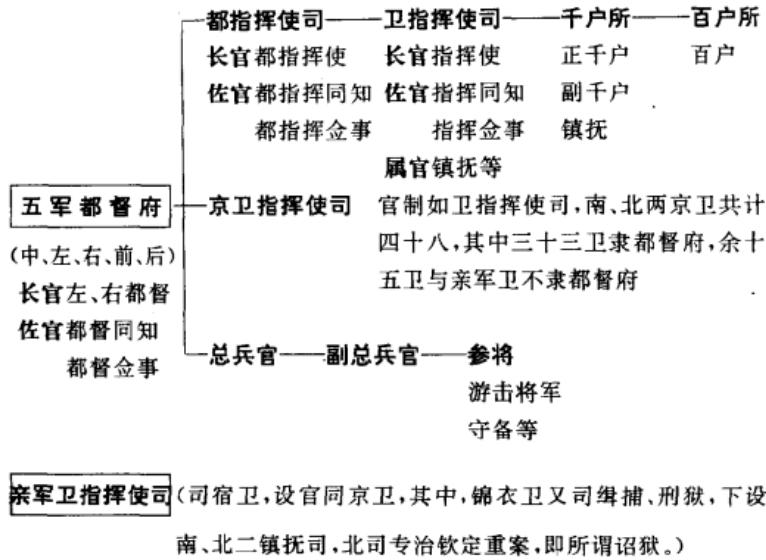
名 讳		庙 号	溢 号	陵 睿	年 号	在位公元纪年
朱元璋		太 祖	高皇帝	孝 陵	洪 武	1368—1398
朱允炆	(太祖孙)		惠皇帝		建 文	1399—1402
朱 棣	(太祖子)	太 宗	文皇帝	长 陵	永 乐	1403—1424
	(嘉靖十七年改成祖)					
朱高炽	(太宗子)	仁 宗	昭皇帝	献 陵	洪 熙	1425
朱瞻基	(仁宗子)	宣 宗	章皇帝	景 陵	宣 德	1426—1435
朱祁镇	(宣宗子)	英 宗	睿皇帝	裕 陵	正 统	1436—1449
朱祁钰	(宣宗子)		景皇帝	景泰陵	景 泰	1450—1456
朱祁镇		英 宗			天 顺	1457—1464
朱见深	(英宗子)	宪 宗	纯皇帝	茂 陵	成 化	1465—1487
朱祐樘	(宪宗子)	孝 宗	敬皇帝	泰 陵	弘 治	1488—1505
朱厚照	(孝宗子)	武 宗	毅皇帝	康 陵	正 德	1506—1521
朱厚熜	(宪宗孙)	世 宗	肅皇帝	永 陵	嘉 靖	1522—1566
朱载垕	(世宗子)	穆 宗	庄皇帝	昭 陵	隆 庆	1567—1572
朱翊钧	(穆宗子)	神 宗	显皇帝	定 陵	万 历	1573—1619
朱常洛	(神宗子)	光 宗	贞皇帝	庆 陵	泰 昌	1620
朱由校	(光宗子)	熹 宗	哲皇帝	德 陵	天 启	1621—1627
朱由检	(光宗子)	思 宗	烈皇帝	思 陵	崇 祯	1628—1644
	(后改毅宗)					

明朝文职简表

衙 门	职 官	职 掌	备 注
内 阁	殿阁大学士，预机务，称阁臣或辅臣，初加低品职衔，后均加尚书职衔	票拟圣旨，批答奏章	史称阁臣有相权而无相名
六部(吏户礼兵刑工)	长官尚书，佐官左、右侍郎，属官郎中、员外郎、主事等	分掌庶务	
都察院	长官左、右都御史，佐官左、右副都御史，左、右金都御史；属官十三道监察御史等	纠劾百司，会审大狱重囚	以上衙门长官合称七卿
通政使司	长官通政使，佐官左、右通政，左、右参议等	进内外章疏	
大 理 寺	长官卿，佐官左、右少卿	审谳平反刑狱	与刑部、都察院合称三法司。以上衙门长官称大九卿
太 常 寺	长官卿，佐官少卿	掌祭祀礼乐等	以下至苑马寺，长官称小九卿
光 禄 寺	长官卿，佐官少卿	掌祭享宴劳等	
太 仆 寺	长官卿，佐官少卿	掌牧马政令	
詹 事 府	长官詹事，佐官少詹事	辅导太子	
翰 林 院	长官学士，佐官侍读学士、侍讲学士	掌文翰、备顾问	

衙 门	职 官	职 掌	备 注
鸿 舛 寺	长官卿,佐官左、右少卿	掌朝会等礼仪	
国 子 监	长官祭酒,佐官司业	掌国学训导	
尚 宝 寺	长官卿,佐官少卿	掌宝玺等	
苑 马 寺	长官卿,佐官少卿	掌各监苑马政	
六科(吏户 礼兵刑工)	都给事中,左、右给事中,给 事中	侍从、规谏, 稽察六部	
中 书 科	中书舍人	掌殿阁书写事	
行 人 司	司正,左、右司副,行人	掌颁诏、 册封等	
督 抚	总督、总制、总理、巡抚,加 金都御史至尚书、都御史衔	总督军务, 巡抚地方	俗称封疆
顺 天 府	府尹、府丞等	掌京府政令	
应 天 府	同上	同上	
承宣 布政使司	左、右布政使,左、右参政, 左、右参议	掌一省之政	与都指挥使司 合称三司
提刑 按察使司	按察使、副使、佥事	掌一省刑名	
府 衙	知府、同知、通判等	掌一府之政	
州 衙	知州、同知、判官等	掌一州之政	
县 衙	知县、同丞、主簿等	掌一县之政	

明朝武职简表



明朝宦官简表

衙 门	职 官	职 掌	备 注
司 礼 监	提督、掌印、秉笔等太监	掌内外章奏，御前勘合	有内相之喻 司礼监——司苑局合称二十四衙门
内 官 监	掌印、总理、管理等太监	掌宫室、陵墓等营造	
御 用 监	掌印、把总、掌司等太监	掌御用物什	
司 设 监	掌印、总理、管理等太监	掌仪仗、卤簿等	
御 马 监	掌印、监督、提督等太监	掌御马房、象房等	
神 宫 监	掌印、金书、掌司等太监	掌太庙洒扫、香灯等	
尚 膳 监	掌印、提督、总理等太监	掌御膳、宫内食用等	
尚 宝 监	掌印、金书、掌司等太监	掌宝玺、敕符、印信等	
印 绥 监	掌印、金书、掌司等太监	掌铁券、诰敕、勘合等	
直 殿 监	掌印、金书、掌司等太监	掌各殿、廊庑扫除	
尚 衣 监	掌印、管理、金书等太监	掌御用冠冕、袍服等	
都 知 监	掌印、金书、掌司等太监	随驾前导警跸	
惜薪 司	掌印、总理、金书等太监	掌薪炭之事	以上四司
钟 鼓 司	掌印、金书、司房等太监	掌出朝钟鼓及诸内戏	
宝 钞 司	掌印、金书、管理等太监	掌造粗细草纸	
混 堂 司	掌印、金书、监工等太监	掌沐浴之事	
兵 仗 局	掌印、提督、管理等太监	掌制造军器、火药	
银 作 局	掌印、管理、金书等太监	掌打造金银器饰	
浣 衣 局	掌印、金书、监工等太监	安置老年及罢退宫女	
巾 帽 局	掌印、管理、金书等太监	掌内用帽靴	

衙 门	职 官	职 掌	备 注
内织染局	掌印、管理、金书等太监	掌染造御用、内用缎匹	
针工局	掌印、管理、金书等太监	掌造宫中衣服	
酒醋面局	掌印、管理、金书等太监	掌造宫中食用酒醋糖 酱	
司苑局	掌印、管理、金书等太监	掌蔬菜瓜果	以上八局
东 厂	掌印、掌班、领班等太 监	掌刺缉刑狱之事	与锦衣卫 合称厂卫
西 厂	同东厂		不常设
守 备	南京、天寿山守备太监 嘉靖时设承天府守备 太监	护卫留都及守陵	
镇 守	各省各镇镇守太监		时人比之 督抚
织 造	提督织造太监	掌织造御用龙衣	设于南京、 苏州、杭州
市 泊 司	提督太监	掌海外朝贡、交易	设于广东、 福建、浙江

第一部 官府风云

(正德元年正月至正德四年四月)

第二部 河汉征尘

(正德四年五月至正德七年九月)

第三部 独虎畜豹

(正德七年十月至正德十二年五月)

第四部 北狩南巡

(正德十二年五月至正德十六年三月)

第一章

大明正德元年正月乙未，是上元节的正日子。孝宗皇帝去世不到一年，使用新的年号刚刚半月，在宫中，照例不可能有轻松欢快的节日气氛。

乾清宫暖阁内，温暖如春。由于封闭密实，香炉内升起的轻烟，如细丝般冉冉向上。阁内，一少一老二人正临几对弈。除了棋子投向棋枰的声响，再听不到其他的声音。当然，棋子和棋枰相互碰撞的声响也是不同的，一种清脆响亮，一种低沉有力，颇能表明二人不同的性情和身份。

坐于上首的皇帝执黑，几乎不加思索地将棋子一一投下。执白的司礼太监萧敬则小心地应对着。棋局的优劣完全没有必要考虑，萧敬享誉数十年，不但在大内，而且在士大夫中，也被奉为国手。所担心的是，皇上在技艺之外要出难题，那真是年近七旬的老太监所防不胜防的。

果然，当他下出直接攻击一块黑棋，对另一块黑棋形成潜在威胁的一手棋后，皇帝瞥了他一眼，拈起一枚棋子，欲落不落，却在那里自言自语：“朕日坐奉天殿，夜寝乾清宫，此二处，谅无妨碍。”

萧敬暗自叫苦不迭。要不是皇上有一句交待：“萧公公，你今天要和朕好自对弈一局。”何至于走出如此凶狠的招数。现在好了，下一子落在何处，着实难煞。既然“奉天殿”、“乾清宫”去不得，只好点在自家的眼位上。但这样一来，太违背棋理，皇上那里也

未必能通过。

两指拈住棋子久了，不免要抖动。

“萧公公，”皇帝不慌不忙地叫道。

“老奴在，”没有想到出路的萧敬忙应了一声。

“这一招棋称得上是手筋吧？”皇帝调侃道。

“是，是。”

“你的棋下得高明，只是太霸道了一些。”

“谢万岁爷教诲，”萧敬心悦诚服。

“那么，这局棋——”

“奴才无用，又下输了。”

“你可要看好，果然是你输了？”皇帝调侃问道。

“是，奴才已无处落子。”

皇帝的脸上流露出笑意，他调皮地眨了眨眼，说道：“萧公公可还记得，我曾经对你说过，你这次输了，要答应我一件事情？”

萧敬心头一惊。对局前，皇帝确曾说了这话。那时只认为是皇上的抬举。现在看来，话是认真说的，棋是略施小计赢的，怕是要有些干系了。他大致也想得到，皇上的要求会是什么。

抬起头，发现皇帝正殷殷盯住他看。萧敬在敬畏之外，不由生出几分怜惜。虽说天生聪慧，机敏过人，到底只有十五岁，不能没有他的向往。向往中带着些许顽皮，以顽皮的手法来实现他的向往，他的聪慧和机敏也就在这之间有所体现。

心头又是一惊：这怜惜是要不得的。萧敬又看了皇帝一眼，只见他面如满月，鼻直唇长，眉秀目炯。凡是瞻仰过太祖御容的内外大臣，都说当今皇上的容貌酷似太祖。先帝册立他为皇太子的诏书说：“尔元子厚照，轩龙毓秀，虹渚兆祥，峻嶷夙成，伟然天日之表。寰区属望，宜乎主鬯之归。”那是真正视他为中兴之主啊！那些妨碍他成为圣主明君的想法是不能见容的。

“萧公公，朕的话，可还记得？”皇帝又问了一遍。

“是，”萧敬不能不硬着头皮回答，“奴才记得。”

皇帝上身向前倾斜，表示有极机密的话要说。萧敬明白，这是皇上做出的亲近姿态，便也把头向前凑了凑。

“朕要与民同庆，”皇帝的声音压得很低很低，“今晚临幸灯市，由你伴驾。”

萧敬早有准备，慢慢地说：“老奴不敢领旨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我朝制度，内臣自秉笔，朝臣自阁部，不得过市。”

秉笔，指司礼监的秉笔太监，权势仅在掌印太监之下。由于司礼监的特殊地位，其他各监司的掌印太监也无法与司礼秉笔抗衡。阁部指内阁大臣和六部尚书。其实还应该加上都察院的掌院左都御史。都御史与六部尚书合称七卿。这些内外朝的关键人物，身份不但与庶民不同，而且与其他职官不同。所以，其他职官可以游逛灯市，他们却不可以。

“你的意思，只有让别人伴驾了？”皇帝不知是故作糊涂，还是真不明白。

“不，老奴的意思是，老奴忝居其位，不敢违制。至于万岁爷的万尊之躯，老奴以为，更不宜轻出。”说到这里，萧敬又加了一句：“列祖列宗，都是传召亲近大臣，在宫中赏灯。”

在大内，没有人比萧敬更熟悉制度了。他自幼入宫，就学内书堂，内书房藏书以及能接触的档案文书，无不披阅。而且，他又精于琴弈，工于书画，如果不是一身太监的服饰，便俨然一雅士了，在雅士中也属翘楚。因此，与他交往的士大夫极多。士大夫刻印的文集、笔记，不时相送，更加丰富了他的知识。

这些，皇帝都是知道的。他也知道，只要萧敬开口谈起制度，他的目的就难以达到了。但父皇去世前，召见内阁刘先生、李先

生、谢先生三位大臣交待后事，萧敬在场，也可算是顾命大臣，总不能像对其他宦官那样，一不高兴，就打上两拳、骂上几句吧。

知不可为，却又不太甘心。皇帝说道：“萧公公，你可是应允了我的。”语气中有些委屈，也有些无奈。

对于这种哀兵之计，萧敬也有所准备。他起身后跪下，边叩头边说：“老奴甘愿领欺君之罪，也不敢违背祖训祖制。”说罢，挺直了身板，恭候降罪。年近七旬的老人，无论身体，还是精神，看上去都很硬朗。

“起来，起来，”皇帝连声说道，“既然你以为此行不妥，作罢就是了。”

“万岁爷圣明，”萧敬连连叩首。

大内西北部，距马房不远，有一块空旷的场所，是皇帝射箭习武之处。午时三刻，皇帝带着贴身的两名小太监，匆匆赶去。

内官监太监刘瑾正指挥一千人安置靶垛，见皇帝来了，都跪下请安。

“忙你们的吧。”皇帝挥了挥手。

“谢万岁爷。”

刘瑾首先起身，抢先一步，站到皇帝身边。其他人随着站起，忙着调整三个箭垛之间的距离。三个箭靶，依次是狮头、虎头、豹头，约莫有实兽大小。

皇帝满意地说：“很好，很好。”又问刘瑾：“那个人带来了吗？”

“回爷的话，奴才带了他来候驾，”刘瑾躬身回答。

“你说他是钱能的义子？”皇帝又问。

钱能是老资格的太监，论资历，是刘瑾的前辈。宪宗皇帝时，刘瑾还在不齿于内廷、被称为东衙门的钟鼓司任职，钱能已是威镇一方的云南镇守太监，后来又调南京守备太监，死在南京。义

子钱宁裹挟他积蓄多年的珠宝，投靠御马监太监谷大用。谷大用与刘瑾、张永等人商议，决定由刘瑾出面，把他引荐给皇帝。可以肯定，依皇帝的性子，会喜欢他的。

“是，”刘瑾回话，“钱能在云南时，认领两名义子。一个是奴才今日带来的钱宁，原是李巡检的家生子，小名茶来。另外一个叫钱安，小名酒来。”

皇帝被这两个名字逗笑了：“这个钱能，为何不多认领几个义子？除了茶来，酒来，再加上饭来，菜来，衣来，鞋来，样样都一呼即来，岂不便当？”

刘瑾也笑了，说：“钱能老儿，哪儿有爷爷的福分，得这两个义子，已折杀他了。”

“你考较了他的箭法？”皇帝问到正题。

“奴才连弓都拉不开，怎敢考较。只是听闻此人两臂有力，可左右开弓，所以带了他来，请万岁爷考较。”

“好吧，传钱宁。”

刘瑾向站在三五步开外的小太监低声吩咐了一句。小太监答应着，向马房跑去。片刻间，领来一名身着锦衣卫装的青年。

“钱宁叩见皇上，”青年中规中矩地跪在皇帝前方，头也不敢抬。

“抬起头来。”

“是，”钱宁遵旨把头抬起，眼睛却仍不敢正视前方。

不出刘瑾等所料，钱宁那张既具有南方人的清秀，又不失阳刚之气的面孔，果然吸引了皇帝。

“钱宁，”皇帝问，“你现任何职？”

“皇恩浩荡，臣的义父死后，推恩及臣，封了锦衣卫百户，”钱宁说着，叩了个头。

“好，站起来说话吧。”

“是。”

皇帝指着不远处的弓架说：“你去挑一张合手的弓来。”

钱宁依言挑了一张硬弓。

“刘公公多次赞你弓马娴熟，朕今日倒要考较你一番。”皇帝说着，试了试钱宁挑选的硬弓，表示满意。

“请皇上赐题。”

“朕要你右手拉弓，射那三兽的左眼。”

立刻有一小宦者，抱来一袋羽箭。

钱宁抽出一支箭来，左手掣住弓背，右手将箭尾搭上弓弦，双臂举起，用力一拉，瞄住了五十步外左首的狮子头。

“你可要仔细瞄好，”刘瑾在他身后嘱咐道，“这是万岁爷在考你。”

“小的自会小心。”钱宁右手一扬，第一支箭疾速飞出。

“中了！”一个胆大的小宦者叫道。

第二支箭飞出。

“又中了！”多了几个人在叫喊。

第三支箭飞出。

“全中了！”一片欢呼。

皇帝看入了迷，连声说：“好，好。你再左手拉弓，射那三兽的右眼。”

又是三箭飞出，与前面的三支箭齐刷刷地并成一排。箭头嵌入草靶，箭尾微微颤抖。

这次反而没有人叫了，靶场上一片沉静，似乎在等待皇帝带头叫好。而皇帝偏偏不带这个头，张了几次口，没有发出声音。

“茶来！”他突然叫了一声。

钱宁一惊，没想到皇上连自己的乳名都知道了。但他反应极快，立刻知道了该怎么做。